

水
心
題

跋

葉適撰

中
華
書
局

水心題跋

此據津逮秘書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水心題跋

目錄

卷之一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琴書辯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齋名說

守齋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西漢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弼爲台州屬縣建屋以藏戶版余

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李廟聖政序蒙

題朱晦菴帖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吳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尚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話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遜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埽心圖

題薛仁靜墓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

題瑞安辛董煥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題跋目錄

水心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葉適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堂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裡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係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益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

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杕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草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丞薦送使只用二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過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與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版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草書辯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兼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婁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矣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寶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於

大尤甚歎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者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卽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其繇之學也不以其身斃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誨萬世其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

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其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其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護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以善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善論語小學教授蘭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

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本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已而求足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卽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輒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離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

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淡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而與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畏邦也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顧曰時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應驗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醜毒爲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縣名說

思曰唐肅作聖宰字篇縣古文肅字也縣思得肅縣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詳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肅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縣則

不流矣胡泰然于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越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經而字彙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某增陴浚隍隙儲擬以待非常既勇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萬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題余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余若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閒事云翠簾隱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畫夢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奉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宮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伎舉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談須當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思識盡隨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際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唐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從姑子固與焉會於視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子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椰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案因併錄

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梅聖俞勤勤憂人以奉河豚致死乃謂龍蛇蝦蟇
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何罪乎因仲止
寄此刻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
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媼桑門當
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
懿家云公符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
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
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
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

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
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
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辨
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再長刻於州
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鼎皆佐其役費同甫
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
遺篋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郵舊故存其家
聲可以託生死屬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
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家魁
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
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
義被題乃晉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
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
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

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同激起狀素映
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蚡里人
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
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挿櫬自蔽數曰是可長
處乎盡傾資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礪東山西與
三邨多遺囑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
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託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
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教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
待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
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仲
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
傳因書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朝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

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認臨海之
邑俞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
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
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
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
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
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
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聞
道蔚爲之前豈非俊彥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
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
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勸重玩釋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
章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符余在荊州無

史實續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竟若涉今
觀張君貫穿出入証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
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
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書淺俗是時天
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
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
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真
妄究其終始爲聖狂愚不肯之分蓋世外奇偉廣
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
儒者不知其淺深微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
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余既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泉叔
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同
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復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
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問請東叔
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低鳴飽瞻

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過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
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彙

公華子師崇言公親以二集授之使謹藏勿墜意
殆有記云時李翰林嶠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益
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
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
得熙國經扶補民病者其衆顧偶未用也君幸茲
求他業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
之法漢絳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
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
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謝卬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起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邵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服勞歆懷其人不廉竟夕

題張吳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徵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幾年僅得親近其論口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若述書後

蔡君雨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派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

水爲患若使反經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竊具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蒼有無雲主更賦激蕤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評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不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益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鋒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衲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尉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魏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粹疑說問必釐析首末使做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閩戶長年人莫

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
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
騁私見爲書略殺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
祥祿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歎六經
孔孟聖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武去而從老佛
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
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
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槩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
散數數千遠邨窮乏皆賴其救有任邨之恩方少
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
感動立命慮冤枉併錄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
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姝姝亦稟孤立出
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

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
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慨然曰
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
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卽性情之
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吟歌文字每多得意高
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
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
漱寒流放飯永日爲情而已子陽於是書簪附羣
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鉤
衣我六銖葦間周后數董命粒塵儒一點芳心咏
幾樓老付誰論說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患而
得與旣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
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仲思久之曰此說太高

所論覓不決而罷今俱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鄉落農養圃笠笑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教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寤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炤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使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學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

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日子者較其工拙發疑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特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倘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爽館樓閣炤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慈秀倩蔚如善画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快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

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群拜揖跪起各爲一家之私闢闢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益鄉大大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掣掄粹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因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醕多閒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狂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藏肯望常疑病其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簪笏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裁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聞薦煥館食軟膩君特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肯望欣然忘還踰月攜大觴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

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諫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璿最賢官同璿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諫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怒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發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誅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休君又請璿曰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應存國家以人材召泰爲已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通稱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釋養其心至矣而文采瞻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奪其名甚矣而局量遠挾無道以守若君憂惠不干其處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燠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住山水惜君羈囚淹蹟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藁盡附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詩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齊靡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

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寄永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復時同起交關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親炙者從策警厲之深涵玩克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實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盛不疑然異材乎不栢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

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末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

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緣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什減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斯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足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籍卽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噴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疏